

新马文学丛书

葛园散草

吴岸

新加坡青年书局出版

《新马文学丛书》系列

葛园散文

吴岸 著

新加坡青年书局印行

2005

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Business Reg. No. 029187/00A
TELEPHONE No. 63379552

出版：新加坡青年书局
新加坡培英街第231座#02-27
新加坡180231邮区

丛书：新马文学丛书系列
书名：葛园散草
著者：吴岸
设计：设计工作室
印刷：东南印务私人有限公司
发行：蓝点图书私人有限公司
国际书号：981-05-3795-6
出版日期：18-7-2005
定价：新币：15.00

作者简介

吴岸，原名丘立基，1937年生于砂劳越古晋。1953年开始诗歌创作，迄今逾半个世纪，仍耕耘不辍。为坚持写作最久的马华诗人作家之一。处女诗集《盾上的诗篇》于1962年在香港出版，被誉为拉让江畔诗人。1966年因参加砂劳越独立运动，被监禁达十年之久，出狱后继续文学创作。1982年出版诗集《达邦树礼赞》。其后出版诗集《我何曾睡着》、《旅者》、《榴槿赋》、《吴岸诗选》、《生命存档》及《破晓时分》；论文集《到生活中寻找缪斯》、《马华文学的再出发》、《九十年代马华文学展望》及《坚持与探索》。1995年获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“峥嵘岁月”奖，2000年获第六届马华文学奖。1998年与1999年，北京中国海外交流协会与《诗探索》杂志社及马来西亚华校董联合会曾分别举办吴岸作品学术研讨会。吴氏现任砂劳越华文作家协会会长，世界华文文学家协会副会长。

出版《新马文学丛书》缘起

今年是青年书局成立50周年，在纪念这个金禧店庆之际，青年书局除了以简化字重新印制40多年前出版的重量级文学丛书——《南方文丛》和《新马文艺丛书》之外，还筹划出版全新的《新马文学丛书》系列，为新马作家提供一个发表佳作的机会。这是值得作家们庆幸的美事。

四十多年前，当我还是个小青年的时候，因为嗜书如癖，于是经常到书店闲逛，日子久了，与书店的老板也渐渐熟络起来了，其中一位给予我莫大鼓励的，就是青年书局的老板陈孟哲先生。当时，我对青年书局所出版的一系列丛书十分欣赏，尤其是对《南方文丛》那批名噪一时的二战之后新马文学的先行者，如汉素音、杏影、连士升、苗秀、韦晕、赵戎、李星可、李汝琳，以及战前新马第一部长篇小说的作者林参天等作家甚为敬重，而更加使我钦佩的是，青年书局的创办人陈孟哲先生为他们提供了出版著作的平台，后来我又看到其他多套丛书的陆续出版，如《星月文艺丛刊》、《新地文艺丛书》、《新马戏剧丛书》、《南国文丛》、《亚非史地论丛》、《南洋民间故事丛刊》、《史地论丛》，以及其他古今文学论著、研

究、史料、教育、美术和音乐等单行本。虽然，我没有机会看到它们全部出齐就离开新加坡，但是，青年书局的出版物却给我留下难于磨灭的印象。

离家别国几十年之后，又在陌生的故乡重遇陈孟哲老先生。在新加坡国力强盛所提供的有利契机和条件下，以及因应目前社会的需要，陈先生老当益壮，精神抖擞，财力雄厚，对出版事业信心满怀，决意东山再起，并表示绝不半途而废。蒙陈孟哲先生的错爱，邀我担任青年书局总编辑一职，负责主编《新马文学丛书》系列的出版事宜。

我想到也该是时候为家国做些有益和有意义的事情，否则岁月蹉跎，后悔莫及。尽管个人的能力有限，但相信陈老先生的壮举，必将赢得新马作家的鼎力支持，不吝惠赐他们的佳作，充实并壮大《新马文学丛书》系列的阵容，让南疆岛国的文坛也闪耀出它应有的灿烂光芒！

新加坡青年书局总编辑

忠扬

2005年3月初于新加坡

目录

作者简介

出版《新马文学丛书》缘起

九重葛·····	1
榴梿夜市·····	4
蓝色的信息·····	8
春的信息·····	11
记忆中游出的鱼儿·····	16
书声剑影·····	19
绝响后的回响·····	22
儿时的中秋·····	25
病在儿时·····	28
我行吟在婆罗洲山水间·····	31
布拉加纪游·····	40
游摩鹿山杂写·····	50
邦咯岛一夜·····	60
一个华裔诗人的骄傲·····	63
第四届亚华作家盛会侧记·····	68

岂期一朝成千古·····	74
访乌斯曼·阿旺于病中·····	77
探访病中的乌斯曼·阿旺·····	81
在他宽阔的怀抱中·····	87
洪钟与恩师刘海粟·····	90
安息吧，艺术的远征者·····	95
写在流蚀与火劫后的颂歌·····	101
掌声中你飘然而去·····	109

九重葛

八月的炎阳下，门前那往日开得娇嫩的美人蕉，叶子已恹恹然下垂，花儿也奄奄一息。院子里的花花草草，也全都枯黄了，独有那十数棵并列在围墙下的九重葛，却开放得异样的绚烂，犹如彩虹一般。

都是一族的九重葛，花儿却有紫、红、深红、紫红、桃红、浅紫、淡红；有金黄、橙黄、淡青、洁白；还有紫白混合、红黄相间、黄橙杂染。更有一种花儿的颜色是说也说不清的。

我初爱上九重葛，大约是在十八年前吧。那年我从监狱回家，十年离别，恍如隔世，暂住在大哥的一所单层排屋里。那屋前靠窗的檐下，有一株九重葛，已经长得比屋檐还高，也不知有多少年龄了。茂盛的枝叶下，干子粗而伛偻，根茎更似盘卷的龙蛇似的，紫红色的花丛，鲜艳而浓密，盛开在枝头，把窗门掩映成一幅生动的花卉画。

但是那时徘徊在失业道上的我，委实没有欣赏花儿的闲情逸致。不久，我便迁居到别处了。

几年后，我搬进新居。踏入荒无一物的院子，我的眼帘蓦然又闪过那紫红色的九重葛的花影，我对妻说，这居处，

就取名为“葛园”吧。

妻是爱种花的，阶前檐下，清晨黄昏，看她栽栽种种，尽是九重葛。有从友人家讨来的，偶而也到市场上买了新异的品种，加入收集的行列，不知不觉中，便见院子里长满一丛丛绽放着不同颜色的花儿来。

“我还以为九重葛只有紫红色的，没想到它竟然如此色彩缤纷，怕有十几种吧。”我说。

“哪只十几种，这样说未免让人笑话，听说有超过一百种呢。”妻纠正说。

我又以为它也象其他的植物一样，花朵只开在绿叶的拥抚中，实践着常言所说的红花还得绿叶扶的陈俗。

而它却竟抛弃了那陈规老套，不是吗，院子里就有几株是甚至不着一叶，满树尽是花朵的。那看似枯干的枝干上，密密从丛地开满了红紫花朵，那姿态令人想起中国的梅花，日本的樱花，艳丽与柔美中，透出傲岸苍劲的气质。

这时，要是添些绿叶陪衬，便恐怕反而显得矫柔造作了。

说实话，这种景观，也不是任谁都能创造得来的，要不是听了附近邻居一位老园丁的话，我们哪能知道其中的奥秘呢？

那是几年前的一个傍晚，妻和我散步到附近人家的庭院，看见院里几株九重葛，正开放的旺盛，满树的花朵，竟然没有一片绿叶。我们都不曾看过这样壮丽而奇特的花卉，十分惊讶，久久在花前流连徘徊。

那老人家知道我们是爱花人，便娓娓告诉我们他栽种的方法：“要想九重葛种得花开满树，除需有充足的阳光外，最

重要的，是要懂得大刀阔斧把枝叶剪掉，剪成这个样子，”他指着另一株光秃秃的枝干，“不这么大胆剪修剪，就不会花开满树。”

文章要剪裁才见精炼，艺术要琢磨才见完美，种植九重葛，要大胆砍剪，才能花开满树，如果说这是艺术创作的原理，对人生也该是一种启示吧。

妻便是依了这老人的话，种出了那么多艳丽的花朵来。

啊，九重葛，在这酷暑的季节，当百花都被煎熬得枯萎败落，独有你却开放得那样的艳丽，那样的轰烈。你为什么能如此色彩缤纷呢？你为什么如此多彩多姿呢？要不是你生命中潜藏着丰富的生命因子，要不是你经得起酷热的气候，你能有如此美丽的万紫千红的花朵吗？或许，你本身爱恋阳光，爱恋早晨的旭日，中天的艳阳，黄昏的金乌，便从那里摘取了太阳的光谱和色素，化作了自己的生命，才如此灿烂，刚强，艳丽，而又平凡，如彩虹般开放在八月的炎热而焦灼的大地上。

但更使我信仰不渝的是那老园丁的话，种九重葛，要大刀阔斧把枝叶修剪，才能花开满树。

在生命的道途中，何需为时运不齐命途多舛而叹息，何需为飞砂走石的吹袭而踌躇，何如不学那九重葛，经受了刀刃的剪修，经受烈日的煎熬，在酷暑的季节里，展现出彩虹般艳丽的生命。

1994年8月25日于古晋葛园

榴梿夜市

十二月初的一个傍晚，我从玻璃边路打算拐入甘密街，没想到路口竟设有路障，在暝暗的光线中隐隐有“*No Entry*”的标志。“忘了告诉你，”妻说，“这里已经辟为榴梿夜市，行单边而已，汽车得从另一头进入了。”

我早知道今年榴梿丰收，但把整条街道辟为榴梿市场的事，却还是第一次听说。

甘密街是古晋砂劳越河畔一条古老的大街，靠堤岸的一边是菜巴刹、肉巴刹、鱼巴刹和小贩中心；街对面是一列近百年历史的店铺，多数是卖食品杂货的。甘密街平日人潮拥挤，车水马龙，倒是在入夜以后显得沉寂，但也似乎是片刻静止而已，清晨三、四点，又开始躁动起来。我对甘密街有许多的记忆，我就是在这条街的六号我父亲的老店铺里诞生的，那是距今五十四年前的事情了。但我对它的熟悉还在于曾在那里度过童年和青年时光。我离开那里以后，六号店铺由我大哥和侄子们经营生意，直到去年才搬迁，并且换了主人。

甘密街是古晋开埠时最老的街道之一，据说当时是一种叫甘密（*Gambier*）的土产香料出口的集中地，所以留下了如此

甜美的名字。甘密街卖榴梿是每年常有的事。去年我写作《榴梿赋》一诗时，就也曾在夜间到那时溜达。那时正是榴梿丰产季节，已经非常的热闹了。但是道路还是通畅的，不像现在封了路口，那一定是异常热闹了吧。

从马吉街转入公司尾河边水果摊贩的道路，车辆已经塞得寸步难移。好不容易才驶进甘密街。展眼一望，只见整条街道，两旁灯火通明，即使在密封的冷气车厢里，也已闻到浓烈的芳香。从夜市里走出来的人们，两手提着榴梿，多至一手五、六粒，用塑胶绳子绑串着，满载而归。灯影照见他们欣喜的面容，有男的女的，有华人、马来人、达雅人，还有印度人和锡克人。

车子像螺似的缓缓在人群中向前移动，原来车流中也有许多像我一样的看客，有的还载着阖家老小来看热闹的。渐渐的，我看见了街道两旁的摊子。那摊子上摆满果子，显然是精选的一类，摊架上也成串挂着，也许是比精选的还要上乘的吧。它们在临时装置的一管管日光灯下，显得硕大两丰美。今晚虽然天气晴朗，每个摊子都撑着色彩缤纷的大阳伞，也有用帆布搭蓬的。毕竟是在雨季，总得未雨绸缪。

摊子前面不远靠近路中央的路面上，几步一堆榴梿，也排列成行。这里灯光较幽暗，多数是属于从农村或山区来的农民所摆的，他们的榴梿可能比较次等，但因为价格较便宜，顾客也众多，摩肩接踵地围绕着果子选购，把整条街道挤得水泄不通。

有的人把小型货车打开，露出满车斗的榴梿果实，他的摊子就在车上了，实在是高人一等哩。

我找到了一个停车的地方。四处传来叫卖的声音，有用马

来话喊四粒一零吉，也有的喊五粒一零吉。有些摊主还用扩音器呼喊，要把别人的声音淹没。街边的摊子上也挂着牌子，写明价钱，那类十零吉两粒的，显然最上等，摊主知道好货用不着喊价，静静地站在那里守株待兔。好的榴梿一粒五元对饕餮客是一点也不在乎的。

啊，一条平日入夜后平静的甘密街，现在竟成了一条拥挤喧嚣、如醉如痴的榴梿街。

妻已消失在人群之中，买榴梿去了。

我站在车旁观望。榴梿市场虽然人群拥挤，大家争先恐后，可是却都保持着一种在别的市场上见不到的从容和谨慎。毕竟那一颗颗果子，都带着尖刺，不像别的东西那样容易任你抓拿，即使是走在摆地的一堆堆榴梿果中间，你也得小心，避免踢触到，更何况那些属于来自长屋的达雅人的摊子，只点着小小的煤油灯子。再说，选购榴梿，也容不得你性急。你看顾客们弯腰屈膝小心翼翼地把榴梿捧在两掌间，再捧到鼻孔下，闻一闻是否够芳香。闻过之后，还得巧妙地把它握紧，像握着一粒篮球一样，放在耳朵边轻摇，听听硬壳之内，是否有震音。这样的动作也不是一次就完成，有的人要重复几次。如果他感到满意，就向那忙着接应别的顾客的摊主讨价还价，费一番口舌。如果不能成交，就转到另一个摊子，再小心翼翼地果子堆上挑拣一个，于是又开始重复原先的冗长的动作……

“你的榴梿从哪儿来的？”我问一位摊主。

“西连。”那中年人回答。西连是离这里四十英里的一个乡镇。

这里的榴梿来自不同乡区，有自二十几英里外的石隆门，有自西成公路的山区，也有自砂劳越河下游的。品种也各有不

同，但都是野生的，很少是种植的。听人们说，雨水多的季节，低地生长的榴梿果肉水湿，味道平淡，有时还会生虫。长在高山上的，果肉干实，味道也浓烈。

但选购榴梿毕竟是一门高深的学问。内行的人可以凭他们的直觉，选出上好的果子。但也不是百发百中。我就看过那些夸口“包吃”的人，给你选了几个看去似乎无瑕的美果，回到家中一打开，却令人大失所望。所以我一直相信挑选榴梿一半靠工夫，一半靠运气。那些摆在路上一元一粒的，未必是下货，那些挂着叫价一粒五、六元的，也未必是上品。

然而，看着手提着“猎物”满载而归的顾客，每个人都满怀欣喜，好像手里提着一个美好的期望，其实他们提的还是一个“未知数”哩。

倒是那些就地解决的顾客，当下就把谜底揭开了。你看那些蹲在沟边的马来人，和一群群不明国籍的白种人游客，正在那里大快朵颐。

一对马来夫妇，一口气买了几十粒，索性把车厢打开填满。因为价格便宜，他们买回去制作榴梿糕，正好准备明年三月初过开斋节。

正看得着迷，妻已经从人群中挤出来了，后面跟随着一个摊子的伙计，提着好几粒榴梿，正唤着我开启车厢。

叭叭……猛不防后面响起汽车的喇叭声，焦急地催我把车子移动。我回头看，只见一辆大罗里，车上榴梿堆积如山，像是刚刚抵达的样子。夜已不早了，还有那么多的榴梿上市，是从哪里运来的呢？

1991年岁末于古晋葛园

蓝色的信息

飞机沿着砂劳越海岸线向东北飞渡，我望见那略带浊黄的海面。

我有些睡意了。那是当飞机起飞时常有的感觉。或许在潜意识里我已感到摆脱了地球的束缚和工作的重负。不错，为了准备演讲，昨夜只睡了三句钟，而在那之前几天，我已经为另外一些事情忙得够累了。

在半睡眠的状态中，我又想着到达亚庇后的情景。我已经有几年没有到沙巴了。

沙巴州中学生“传薪传心生活营”，是否也象去年在古晋举行的中学生“飞越生活营”一样激动人心，令人难以忘怀呢？

我仿佛又看见一群穿着洁白T恤的青少年，象白鸽一样在天空飞翔。

我忽然完全清醒了。

离开之前，我接到一个电话：“我姓温，”那人说，“您记得去年有四个从斯里阿曼到古晋参加飞越生活营的学生吗？他们都是我的孩子。他们在生活营学到很多东西，尤其喜欢你们几位讲师的演讲。吴先生，他们都喜爱文学，现在他们在

学校里要出版一份刊物，一定要您写一篇文章……”

两星期前，李福安兄交来一封信，不错是斯里阿曼政府中学华文学会主席温同学写来的。我还记得那仍带着些稚气的笔迹这样写着：“……秉承先行者们的棒子，薪火相传，永流不息，因此，我们决定尝试出版一本属于‘我们自己’的华文学会会刊……”

“虽然截稿了，我的孩子说一定要等您的来稿。……”温先生代表孩子恳求道。

我答应了，我说我会尽快把文章寄去，沙巴回来就寄去，马上寄去。

但是现在我的确有些犹疑了，我应写点什么呢？

机翼下的海岸线变得直而长，好象是用尺画过似的。该是到了美里的上空了。

海水的颜色越发显得湛蓝了。是的，海水越深，颜色就越蓝，我想。

飞机飞过汶莱湾，沙巴已经在望了。

我往窗外望，在万里晴空下，啊，是一片蓝蓝蓝蓝的海，几处翡翠色的圆圈圈，该是沐浴在蓝海中的岛屿吧。一时间，我被海的蓝色迷住了。

这里是深海了，我想。

飞机在机场着陆了，来接机是陈老师和她的先生。“学生们顶喜欢你的《我何曾睡着》，听说您来，都在等待。”陈老师在汽车里说。

车子进了崇正中学的大门。

时间已经接近上午十一时，开幕仪式即将开始。几位来不及介绍姓名的老师，匆匆把我带到大学先修班的堂皇的讲堂，